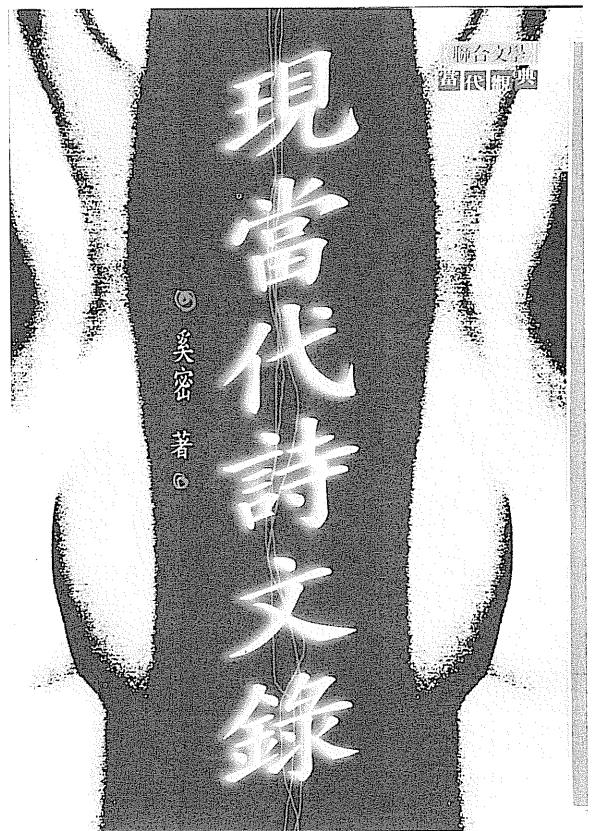


理環境，而後來這個大環境又大大地改變了呢？」「然後，那場大火發生了。」「如今，只剩得這個橫屍處處的森林大廢墟。」這一連串的疑問和敘述，不得不讓人想起人類社會也隨時必須面對的生態環境變遷。有一天，人類擁有的摩天大樓，光滑美麗的大理石雕塑，也會成為古老歲月裡曾經繁盛、最後又慘烈悲壯地消滅了的古戰場遺跡，在崩毀以後數百年，仍然不肯化為塵土。

如果從這個角度看，《永遠的山》似乎透露出自然寫作的發展趨勢，以及一個可喜的方向。陳列描述玉山，細緻地刻畫雲朵的形狀，雷雨、小屋、樹木，以及生態知識，用綿密的文學鋪陳手法呈現知識性，南方朔說「它是遊記、動植物誌、森林生態、部落誌、地理誌」。然而同時，這也是一個文人、一個知識分子在孤獨中面對自然的奧秘，山林風雲變幻無窮，動植物生命自生自存，都是更長久也更完全的孤獨著。知識性與心靈的雙重驚嘆之外，做為自然生態裡的一個生命，觀察著其他生命，在這高邁孤絕的山頂，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。拋下身為萬物之靈的驕傲，正視生命在歷史中永無窮盡的搏鬥，也許更顯現出人類文明視野的渺小和脆弱。玉山圓柏社群當年繁華勝極，因為已經不可知的神秘因素造成了生存環境改變，遂不能抵抗一場無情火，四千年的昂揚生命頓時凋零。人類則一再主動改變自己的環境，玉山圓柏四千年間興亡，人類文明也約莫將近這個數字，卻眼睜睜地看著、知道著，而不為所動。在這裡，自然寫作不再大聲疾呼生態的平衡、環境的保育，讓我們直接面對生命最原始的狀況，面對一個強大族群的生與死，悲壯而不可挽回。人類是不是也將走上這條路？環境漸漸地不同了，遙遠遙遠的年代曾經發生過一場亡族的戰爭，那火信，我們是不是正親手點燃？

## 奚密 《現當代詩文錄》

◎向陽



現當代詩文錄／聯合文學／十一月

羅蘭·巴特 (Roland Barthes) 在他的《神話學》(Mythologies) 一書中曾經透過符號學的向度這樣說詩：「它試圖將符號轉化為意義：它的理想在於最後所觸及的，不是文字的意義，而是事物本身的意義。這就是為什麼詩翳遮語言，而盡其可能地強化概念的抽象性與符號的任意性，並且擴張符指 (signifier) 和意指 (signified) 間的關聯極限的原因。」這使得當代的詩人，無不企圖透過詩的符號去

實現心目中意指的極致；從而也使得詩的符號明顯缺乏秩序，猶若羚羊掛角，難以解讀。

對現當代的漢詩而言，這樣的窘境的確也是存在的。奚密的《現當代詩文錄》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無疑具備相當宏大的野心，企圖通過詩的文本，解析它的符指，最後顯現它的意指，來突顯現當代漢詩的能動性。誠如她在本書〈自序〉中所強調：「作為一個詩的專業讀者，詩不斷給我的最大感動和喜悅正在於：它同時根植於歷史之中又超乎其上，它是文化的載體，更是主體。」收入本書的論述，簡單以言，就是奚密對於現當代漢詩的本質的溯源，既著眼於歷史的必然性，也洞見詩的文本不可預測的能動性。奚密既看到文本背後廣闊的平野大江〔意識型態、權力與歷史〕，也看到歷史之前爭輝的星月〔詩的符號及其指涉〕。這是這本收錄十七篇長論短評的《現當代詩文錄》值得重視的特點：作為文本與歷史的對話，奚密通過現當代漢詩的析解探究，呈顯了現代詩在現當代中國與台灣的文化位置。

全書分三輯，重心則在一、二兩輯。第一輯集中在詩學的探究，其中〈星月爭輝：現代漢詩「詩原質」舉例〉、〈現代漢詩十四行探微〉兩論，旁徵博引，從文學傳統與時代背景探究現代漢詩的詩學圖式，尤見功力。〈星〉文建構了「詩原質」的概念，藉著漢詩古典傳統的比對，企圖建立一個現代漢詩異於古典漢詩的新傳統；〈現〉文則通過現當代漢詩對於西方十四行體的移植挪用、發皇再造，剖析一個外來詩體如何在眾多詩人的典範再生過程中「成為現代漢詩光輝的一頁」，立論嚴謹，析微見著，是一篇見樹又見林的論述。

第二輯收的論述，比較集中在對台灣現代詩潮〔包括詩的當代議題〕的辯證。如果說，第一輯顯示出奚密對於詩的文本的細密析理，則第二輯看出的乃是奚密對於詩與社會〔歷史與地理的〕之間弔詭情境的宏觀。〈邊

緣，前衛，超現實：對台灣五、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〉、〈後現代的迷障：對〈台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〉的反思〉兩文，都用「反思」為題，表現了奚密對於台灣現代詩壇兩大詩潮受到誤解的理解與辯護，奚密基本上從「邊緣性」與「前衛性」這兩個論點詮解台灣現代詩潮，在〈邊〉文中，她將五、六〇年代的超現實主義詩風放置其上，彰顯當時外在政治環境的抑壓，突出超現實主義詩人群在此一抑壓下轉而表現於語言方面的成就；在〈後〉文中，她通過台灣異於西方歷史脈絡的釐清，對於後現代詩潮與超現實詩潮相交指涉的綿密網絡，也能一針見血地突顯台灣後現代詩與西方的分歧之處。這是一個論詩者微觀文本、宏觀歷史的擲地之作。

詩論難為，要看到一部同時關照文本脈絡與歷史脈絡，既能探析詩作為符號的符指，又能詮解其意指的論述，顯然更屬不易。奚密的《現當代詩文錄》在文本與歷史的對話過程中，展現了這樣的企圖，也豐富了現代詩學更寬廣、更繁複的論述空間。指月筌魚，本書無疑已將現代詩學的建構再推向另一高峰。